

清代名臣何鴻舫醫案

高孫時希題辛酉三月



清醫師何鴻舫著

何時希校訂

橫河病鴻醫案

永嘉戴家祥昔年七十又六



本书提要

作者何鸿舫为青浦何氏自南宋以来的第二十四代世医，早年以书画诗曲有名。中年以后，继承世业，诊务烦忙，疗效很高，清末有很多笔记写他的轶事。其药方墨迹最受人们喜爱，日本医学界、书道界的人士常来搜集。因为既有医学方面的价值，又可作为艺术品欣赏。有三册已付之影印。曾受上海中医学院故院长程门雪先生的激赏，题了许多诗、跋和批语。

本书所集的医案，为门弟子所记的二百余案，加以分类整理，编为上集。另外将就药方墨迹影印为下集。

何鸿舫治病，于温热病应变迅速，常得捷效；劳动人民的劳伤、虚劳咳血、以及“血吸虫病”的鼓胀等，均有较多较好的经验。

《何氏历代医学丛书》之十一

何 鸿 舫 医 案

〔清〕何长治著 何时希编校

上海中医研究所辑

（上海宛平南路 650 号）

学林出版社代理出版

（上海绍兴路 5 号）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代理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25 字数 115,000

1982 年 11 月第 1 版 198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—11,100

书号 14259·001

定价 0.56 元

序 一

何氏自宋始以医世其家，代有闻人，至清季书田、鸿舫父子而益显。鸿舫尤精书，得力鲁公争坐至深，其手书方，人多藏弃，故所存独多，平生所见不下数百纸，此册所收一百三十余，其中确属门人书者，大约数十纸（按：约二十纸），已为拈出。另有一种尖秀流丽者，似亦出本人手，书法甚佳精，未能定也（按：此乃鸿舫先生四十岁以前处方。其方笺之右上角，尚未有纪年图章；而左上角亦未有“寓罗店”、“寓戡浜桥”、或“在家”等小章，其时父业有其兄平子先生继承，而鸿舫先生尚在游学、游宦时期，未曾专业为医，可以为辨）。如能选精影印，以供同道仿学欣赏，亦属佳事。其方一百三十纸，几乎纸各一人（按：有复诊者，但甚少），而用法甚简，大致不外枳实理中、黄芪鳖甲二方出入，用参、芪者至多，人病其隘，余则以为何氏非俭腹者，于其所取，当必别有领会者在。

程门雪

（按：此序与诗，乃程师题在上海中医学院所藏的药方墨迹裱册上的。其中医案亦略选数则在此。）

序 二

近数十年来，吾松医之良者，首推重古何氏元常、书田两先生，于鸿舫先生为祖若父。并有诗文行世，非独以医名于时者也。鸿舫先生承其绪，诗文与医其素习，而又工于书。然性豪迈，雅不愿以医名，出与海内名人游，又尝佐戎幕，思负其奇以驰骋当世，遇无一可，不得已而隐于医。能起垂绝之症，求治者日踵于门，先生恒喟然叹曰：此岂壮夫事哉。性善饮，醉则酣嬉淋漓，挥洒笔墨，或作为诗歌以自娱。先生与余妇家冯氏有连，余又尝馆先生之梅花庐，课其孙读，因得接其容仪。先生短视长髯，状貌古佛，与之谈，竟日无倦容，对客豪饮，兴酣时高谭雄辩，论者莫当，于当世士鲜有可其意者，吾于是知此老胸襟别有事在，区区医之良与其书之工，不足以尽先生也。然人重先生名，没后数十年，医方之流落人间者，咸珍贵之。方君策卿，其妇家赵氏亦与先生有连，因此得医方数纸，装潢成帙藏于家。后附以虚白医方，虚白者先生子，亦工医而又善书者也。方君尝出以示人，余展玩之，恍见先生当日长髯拂拂，杯酒流连之状态焉，因书其端。

癸丑(1913)仲冬云间胡常德序于沪西寓庐

序 三

青浦重古镇何氏，世以医著，至鸿舫先生已二十四传矣。戊寅仆年十五，先君仁卿公病剧，曾远道迓先生，以事冗未及来，而先君见背矣，至今以未得一诊为怅。己卯秋先母汪太淑人病痿，困顿床蓐已近一载，苏医金谓将痼疾终其身，先生独谓可治，且预决期来春可起行，果如其言。己丑秋先兄叔和在嘉兴患痢，匝月后痢已止，有欲脱之状，禾医将用补，未即服。仆素信先生深，迓之来，诊毕，独谓邪未清，仍宜疏通，果仍痢而就痊。仆之究心歧黄家言，亦因见先生治病如神而始。由是购求何氏方案，得元长、书田、鸿舫三先生者百余首；最后得蒋生手抄本。约同郡陈君焕云删其复出及治小恙诸方，选存数十首，储诸书笈。考元长、书田两先生乃贤乔梓，书田先生居竹簪山下，自号竹簪山人，均载陆定圃先生《冷庐医话》中，但不知于先生为几世先德。仆与先生之子虚白兄亦交好，而今已作古，仅知虚白文郎在沪行医，不详其名，亦未谋一面，殊怅触也。今检出付诸石印，以广流传，且借以铭先生大德。至书中方案之佳，有目者自知之，无待鄙人之赘言，是为序。

岁次戊午(1918)春吴郡陆晋笙锦燧书于济南寄庐

诗 一

徐何辩证墨余录，父子名家迹久尘，留得一篇残墨在，即论书法亦传人。

门雪题

清代名医何鸿舫先生传略

何 时 希

一、近代医界的评价

“青浦重古镇何氏，世以医著，至鸿舫先生已二十四传矣。仆之究心歧黄，因见先生治病如神而始”。——《重古三何医案》陆晋笙序。

“家本世医，益以力学，故学识经验高人一筹，随机应变，有得其圈中，超乎象外之妙，负盛名凡三十年。尤擅书法，得平原、山谷神髓，为世所珍视”。——《清代名医医话精华》秦伯未撰何鸿舫小传。

“性豪侠，工诗善书，书特苍劲，得者珍之。以医显，家居青浦之重古镇，濒泖塘，塘直数里，每日各地舢舨候诊者，至妨潞汲（作者按：当地民间洗涤和饮水，均取之于河浜，求诊的船只太多，常妨碍了民间用水），而处方必亲书之，不假手门弟子也。乙亥（一八七五）秋，南汇张文虎病湿，诸医束手，鸿舫往视，一剂而愈，张甚感之，于所著《怀旧杂记》中详书其事。鸿舫著有《还如阁诗存》二卷，已刊行；《医案》若干卷，尚未付梓，藏其裔孙时希家”。——《医史一斑》、《医林外史》均吴去疾著。

“自时希之来游，余得尽读何氏藏书，并其先世医学遗稿，获益良多。而余尤倾倒于书田，鸿舫二公之医学文采，无不造诣精深，出色当行，名医实学，非浪得虚名者可比也。即置之香岩、一瓢俦中，亦应无逊色，而鸿舫博涉多能，尤与一瓢为近。

鸿舫先生手书方笺六卷，不特处方精当，用药有味，而书法之佳，尤令人爱不释手。此册似仿君谟，其它亦有仿颜平原、李北海者，无一不妙，前辈风仪，令人意远。

名家羲献后承先，辨证徐何美旧传；今日朔南观妙迹，墨痕浓淡纪方笺。

每于烂漫见天真，草草方笺手自亲，不独医林仰宗匠，即论书法亦传人”。——《何鸿舫编年药方墨迹》程门雪题跋。

以上所引，系近代医界前辈对鸿舫先生的评价。

下面将就何鸿舫小传，学识与经验，服务态度，药方墨迹和其学术影响，非常重视医嘱等几个方面，分节介绍，以作为《何鸿舫医案》的前言。

二、何 鸿 舫 小 传

何长治原名昌治，字补之，号鸿舫、髯翁、横泖病鸿、淞南医隐等，以何鸿舫著名。

江苏省青浦县（今属上海市）重古镇人，生于清代道光元年辛巳（一八二一），光绪十五年己丑歿（一八八九），为清代末叶江南有名的医家和书法家。能诗，能画，豪于饮酒，善度曲。鸿舫先生对于艺术虽有多方面的爱好，和很深的造诣，但主要的成就还是在医学方面。

他继承了他父亲何书田（名其伟，有《竹簪山人医案》、《四

言脉诀》、《何氏药性赋》、《医学妙谛》等著)，祖父何元长(名世仁，号澹安，有《世济堂医案》、《治病要言》等著)，曾祖何王模(字铁山，号萍香，医名甚著，与苏州名医薛生白交好)及其世代医学的传授，他是何氏自南宋绍兴十一年(公元一一四一年)何彦猷开始为医以来，第二十四代的世医。幼时一病三年丧其右目。早年是他游学、游宦的时期，十七岁丧父，家中诊务由次兄(何平子名昌福，著有《福泉山房医案》、《温热暑疫歌诀》等)继承。至鸿舫先生三十六岁时，次兄去世，求诊者垒集，由于他对病家的责任心，和好友张文虎(字嘯山，江苏南汇人，是清代有名的经学家、版本学家)赠诗写信的规劝，乃摒弃科举(曾为太学生)和文艺的追求，而专心为医，夙兴夜眠，勤勤恳恳，直至六十九岁故世。

三、学识与经验

从《何鸿舫医案》中所载病例来看，可知此老治疗内、外伤疾患，均有很好的疗效，而以咳嗽吐血骨热的肺劳，气摒努力的劳伤，以及肝脾俱伤的臌疾等病例较占多数，也可见鸿舫先生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比较熟悉。一方面很可能当时血吸虫病在青浦地区已大量发生，鸿舫先生积有很好的治疗经验，所以程师门雪题跋《何鸿舫医案》说：“青浦属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域，阅案中方，言痞，言下血，防臌胀者特多，知此病当时已蔓延无疑。先生主张治在肝脾，法重温疏，有规律，有变化，名家手眼，不同凡响。今日阅之，可云中医之宝贵材料矣。”

《何鸿舫医案》中温病和吐血两例，见效显著，用药精当，可见一斑：

(一)温病医案：“初起寒热，后又大寒热，汗出过多；唇燥

舌干红，舌缩不能伸，烦渴引饮；间有泄泻，神志不清，多谵语；脉右部甚数，左部浮数无力，两尺不能应指。有热入心包，真阴受耗之势。勉拟凉阴化火一法”。初诊症象如此严重，由于治疗果断，用药及时，第三诊即见白痞，神志渐清，出险入夷，六诊而全愈。主要采用二个治则，即釜底抽薪，府通而后邪出；凉阴化火，液滋而后痞透，所以效果显捷，是很好的病例。

(二)吐血医案：初诊时症象是“频发吐血，血色甚鲜，虽不咳嗽，而浮火上炽，头晕，背脊及左肋酸楚殊甚，热升彻夜无眠，气不舒畅；舌干不润，常觉苦味；诊脉右关尺皆平，寸部细数，左部尺和，寸细数不调，关则紧数带弦。夫肝、藏血者也，失所养则阴不能滋溉，烦火易致亢越。火动烁金，血随火升，肺脏清肃无权，晨间频致汗泄。兹当爆火流金，阴液耗，火日炽，恐真气随火而越。总属劳思伤神，须节劳，达观勿郁，庶药有济焉”。仅再诊即得很好的疗效。此例益卫补气，以防气越而脱，是血脱益气的治则；一面则滋阴清热，遏其烦火，而取得血止神安的疗效，手法何等简捷。

又产后寒热，内外虚实夹杂的两例，用药周密细致，对“反佐法”的运用，出人意表，极有参考意义。

下面节引二则与何鸿舫同时人的记述，音容应答，绘声绘色，读之尤觉亲切有味：

“光绪己卯（一八七九）秋，先母痿症不起床者经年矣，近名医何鸿舫先生于重古。诊毕曰：‘此病起时何以不早医，幸也今尚可治’。遂书方二，一先服数剂，一接服数十剂。复屈指计曰：‘明年仲春可起行矣，届时来重古，当为转方’。当时听其言疑信参半，姑服其方，日有起色，至正月而可扶床以行，二月而不扶亦能行，异哉。于是赴重古转方，且致谢焉。余是以知

医之能起废疾矣。

己丑(一八八九年)秋,五兄叔和应秋试,患湿疮,将入闱,求速愈,用“一扫光”治之愈,实劫剂也。旋返嘉兴,疾复作,变为痢,禾医治之匝月,痢止而口糜呃逆,神倦无力,不思食,有欲脱之象。余素服何医之神,遣仆持函往邀。时禾医有曰:病去矣,体虚甚,宜进补,用阿胶等,药煎成而为猫所倾。傍晚,何先生至,诊脉良久,忽仰首曰:‘三焦均未通,奈何’?旋检前所服方,依次阅之至末页,见阿胶方,忽拍案曰:‘此方服否,服则不救矣’。告以未之服。何曰:‘未服则犹可’。因谓余曰:‘口糜,湿滞熏蒸也;呃逆,下不通,反乎上也;不思食,湿滞阻塞也,大实若羸,三焦均窒,须导之,仍痢乃佳’。并曰:‘病不去则终死,余不作酬应方,当宿舟候信,服余剂,夜仍痢则有生机,明当再诊。设通之而不通,余剂适更速其毙,期在明日。余亦明早返棹矣’。言之甚决,余忧甚,彻夜无寐。天微明,内室门启,有婢出。亟询之,曰昨夜又痢十一次。狂喜,亟登舟告何先生,先生亦喜,登岸再诊。诊毕曰:‘可以生,但需时日耳’。又曰:‘余女病甚危,须急返,待余治,故婿同来。婿亦急促其翁返,坚留之,不可。余曰:‘我不知医,先生去,无继其任者,是先生生之而复弃之也,奈之何’?先生寻思良久,曰:‘有松江王松亭者余门下士,在禾行医,盍见之’。遣仆四出,未几,王医来,何乃疏方二纸,一为痢未净之方,一为痢已清之方,纸背列药几满,见何证,有何脉,则增减何味,盖一方而不管数十方焉。将方交王医,一一为王豫言将来之情状,且谓必依次下五色痢,初青,黑次之,黄次之,赤次之,白又次之,无害。询其故,曰:‘积应脏色也,肺位最高,白积下则痢清矣。又屈指计曰:某日晨必神沉欲脱,勿药勿扰,静俟之,无害’。询其故,曰:‘霜降节令也,

气先三日至，常人不觉，而病人则必加剧耳’。既而王医守其方治之，尽如其言，愈。余是以知医之能杀人能生人矣。余之究心于医术，自见何先生愈我母、我兄病而始”。——陆晋笙《景景医话》。

“何鸿舫先生以医名，居青浦之重古镇。忆余幼时，侍先母疾买舟赴诊，曾造其庐。门临清流，有船数十舫于岸侧，皆病人之求治而来者。登其堂，张额累累（鸣谢的扁额），盖何氏为世医，至先生已二十四代矣。诊察室在内进，房屋轩敞，花木扶疏，先生据案为人治疾，群弟子环侍室中，聆其诊断，而开方则亲自下笔，绝不假手于人焉。先生貌体修伟，须髯斑白如戟，拂拂过胸，而精神殊为矍铄，声若洪钟，语言更爽利无匹，且多诙谐。视先母所患病，诸医皆以为风，而先生则独断为虚，言‘此非风也，乃系空也，须服补剂，然谚言药补不如食补，回家后宜多食牛羊肉等滋补之品，则病自减轻。’乃手书一方，嘱于门口之寿山堂药肆配药。寿山堂肆中风炉炭火毕具，凡病家之远道来者，胥于此煎药以服，交口称便。而药价殊不昂，盖为便病家计，非为牟利计也。先母方中之药，记为潞党参、大熟地等，服后在舟酣睡，精神颇形恬适。翌日，登岸复诊，先生更断定为虚，以原方略为加减，令再服一剂。嘱余谓：‘以后太夫人之疾，当令纵情娱乐，借以颐养身心’。余母子闻言唯唯。宿重古舟次三夜，连转二方，先生言‘可返申，以后不妨通函调理，惟勿误信为风’而别。先母深然其言，自是不服疗风之药，体气赖以渐康。”——孙玉声《退省庐笔记》、《退醒庐余墨》。

上面两篇记述，出于病员家属的感受，当然翔实可信。噤口痢排除补虚之说，而用“通因通用”的攻下法；凭其远期的豫见，而订许多加减法，结果是“悉应其言”。痼症能克期起行，

以及诊断是虚而非风，其识见的卓越，与经验的丰富，确是一位可以令人信服的名医。

四、何鸿舫的服务态度

“早在清末，青浦重古镇有一个名医何鸿舫，每天有很多病家自几十里乃至几百里外雇船前来就诊。何鸿舫为了让他们的能够把配到的药迅速煎服，特地在他自己的寿山堂药店里，置备了许多药罐和炭炉，免费出借，求诊者莫不称便。此事到现在已有六十年光景，实在可说是后来中药店代客煎药业务的萌芽（按：《退省庐笔记》的作者，也证明这一点）。

何鸿舫很能关心病家的疾苦，遇到生活艰窘的病人，除了不收诊金外，总是温言安慰，并由他在药方上加盖‘免费给药’的图章后，即可在他的寿山堂药店里领药。他的医术既高明，同时又颇有医德，绝无名医的架子，这在当时的社会里，也是难能可贵的。”

这是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五日《新民晚报》所刊署名鹿容的文章，其反映的事实，与我幼年时期闻于先祖何子愚和先外祖余咏霖（他们都是医生）所谈的相符。还听到些鸿舫先生的轶事：在这位名医诊室的座位旁边放着一只钱斗（即柳条制的量米容器，能容一斗米，一般也用以盛放铜钱），里面有红头绳串好的铜钱，每串约数十枚。每当遇到贫苦病人，鸿舫先生除不收诊金外，常取钱串以送给病人带来的孩子，或是陪来的家属，叫他们买些“过药”吃（中药一般比较味苦，服药后习惯都要吃些糖食或水果以过之，谓之“过药”），借此以为周济，有些是免费给药。

候诊室的凳子，长而且宽，是鸿舫先生吩咐特制的，他说

让病人坐得舒服些，坐不动的病人也可躺着。以上这些，都可见他为病人设想得周到。

又如《景景医话》所记，先生之女病危，却留宿舟中，而抢救他人噤口痢，这种先人后己的美德，亦堪称述。

五、药方墨迹和其学术影响

鸿舫先生除遗留下来一部《还如阁诗存》刊本外，医著较少，但因人们爱赏他的书法，所以能保留一些药方墨迹，供我们研究。我所见到的约有五百余张，从这些珍贵的药方中可以见出下列情况：药方都用很好的笺纸，晚年则用各种颜色的染笺，有些还印有花纹，纪年是用干支图章，月日时刻是手写的，他工作的时间，从上午七时（辰刻）直至晚上的十一时（亥刻），一天有时达十六小时之多，是如此惊人的精力充沛，和认真负责。药方的右上角是干支图章；左上角印着“在家逢一三八期”、“寓罗店逢五六期”、“寓戩浜桥逢九十期”等；左下角是他自己的名号图章，有梅花形、圆中带方等印式；左边一长行是门人及儿子侍诊的许多名章，可以考知随他临床的门人约有三十多位，籍贯有江苏、浙江、安徽三省的十几个县，门人们学成回去，鸿舫先生的学术必将在这些地区起到一定的影响。以及他生前寓医时代所到的地方，有上海南市姜衍泽药店、漕河泾、颛桥；宝山县的罗店，嘉定县的戩浜桥，松江城内沈园等处，都有他的病家在怀念他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：一个医生的药方，除了治疗价值外，还能成为艺术品，得到国内外友好人士的欣赏和搜集，应是医界方面难能可贵的事例。我国医史学家陈邦贤同志在《江南二十八代世医访问记》（刊于《上海中医药杂志》一九五七年十二

期)中说:“何鸿舫的书法更为出名,时人获其药方,珍若拱璧,在民国初年,日本人对它特别的喜爱,每到上海古玩市场大量收购,每纸有售至数元的,这真是艺术上的高度成就。”

六、非常重视医嘱

鸿舫先生对病人的嘱咐(医嘱),也是十分突出的事,先祖对我说过:这位名医常嘱病人勿饮“橄榄茶”,病家回答说:‘乡间买不到橄榄,也没有钱买’。老人则掀髯大笑,说是不可饮“铁橄榄茶”。因为乡间烧稻草的砖灶,两锅之间有一铁制的汤罐,其形长圆如橄榄,里面的水温而不沸,乡人常取以解渴,谓之“汤罐水”。在近百年之前,这位名医已提出了合于现代卫生的要求,可谓不易。而出之以诙谐的口吻,尤能令人牢记不忘。

他的医嘱更形之笔墨,写入药方的案语中,如“少食为要”、“切忌生冷”、“不节食恐延成鼓”、“切忌卤冷油腻”(以上对消化系统疾患,特别是对血吸虫所致肝脾肿大,或腹水症,提出忌食卤冷油腻,是可贵的经验);“须节劳”、“节力为要,免致临节重发”(对多步、气屏、力伤者);“亟宜静养”、“宜节养、免致春中重发”、“节烦为要”、“达观勿郁”(对吐血症)等等。这位名医对劳动人民具有这样深厚的感情,谆谆叮咛,其精神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。

附:节录拙著《名医何鸿舫墨迹、事略及诗集》中关于药方墨迹的情况:

“幅式一般为三十四乘十三公分,大都用白棉纸(或称奏本纸)。五十岁以后常用各种染色笺,有姜黄、豆沙、淡青、湖绿、雪青、蓝绿、香灰、暗红、妃色、大红、鹅黄、血牙、橘黄、浅赭、橘红等十余种颜色。有些色笺上的图章,不用朱砂而用藤

黄色，更觉别致有趣。有时则用印有绿、青、红色直行的花笺。看来‘五色缤纷，绚丽多彩’。写上他精练的方案，凝厚秀劲的法书，配以多式多样，风格各别的图章，真是‘四美具，二难并’了。

右上角的纪年章，始见在戊辰年（四十八岁）的药方上，印式有长方、正方、阔边、狭边、无边、朱文、白文等，其代表地支的生肖印中，有一朱文马形，具‘四蹄翻腾，鬃毛高耸’之态，尤觉可爱。

右下角钤印的鸿舫先生名章，更为丰富多样。正方形的白文‘淞南鸿舫’、‘重古梅花庐何髯’；正方形的朱文‘重古何氏世医’、‘重古里何氏’、‘重古里何氏之医’、‘重古庐何氏’；外圆内方的钱形，外四边各有二字朱文‘重古何氏鸿舫手笺’，内白文‘读书不官乃作医’；五瓣梅花形的朱文‘重古梅花庐’；圆形朱文的‘淞南学圃髯翁’等型式。”

我们在欣赏何鸿舫先生药方墨迹之后，会由衷的发生一种赞叹：“这是多么动人的艺术品啊”。